

我心中的梅花

◎黄德良

我将顺道去看望她时，她也十分高兴，说请好假等待我的到来。

办完了公事，我去见到了妻子。我们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好好团聚。我说：“这里附近有什么地方好玩？”她说：“明天我带你去边境看梅花吧！”

她知道，在那么多名花中，有人爱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，有人爱菊花隐士般的孤高，有人爱牡丹的圆满、浓情、雍容华贵，而我独爱梅花凌寒独自开、俏也不争春，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也依然清香如故。

“何处有梅花？”正想着问她的时候，脑子里便蹦出宋代吴则礼《虞美人》的词句：“乌皮白氍西窗暖，种种霜毛短。小春何处有梅花，想见水边篱落、数枝斜。殊方他日登楼句，好在孤吟处。五年拚落醉魂中。试觅酒垆陈迹、问黄公。”

寒风凛冽，天寒地冻，小城已经渐渐地有了过年的气氛，人们见面笑意荡漾，“恭喜发财”之声不绝于耳。那天早餐后，我们便开车出发。去到一个镇子，远远就堵起一条车龙。他们大概也是去边境看梅花的吧？

突然，妻子接到了领导的电话。听完电话，她神色凝重地对我说：“不巧了，部队有紧急任务，我要马上回去！”我们之前已经作好了去边境看梅花的准备，并把这大半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。好不容易有这样见面的机会，好不容易遇上梅花盛开的时节，妻子却要提前回部队了。我知道军人的天职，是“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必胜”，可我心里还是五味杂陈。

“真对不起，第一次说要带你去边境看梅花就爽约。”妻子歉意地说。

在妻子开车回头的路上，我脑海里尽量想象着边境梅花海的景象：那是一连片的梅花啊！一株株，一丛丛，在凛冽的寒风中，只见一大片梅花傲然怒放，那红色的小花星星点点地点缀在枝头上，斗奇争艳，为这个严寒的冬天平添无限的生机。虽然天气寒冷，却游人如织。人们置身梅花丛中，赏心悦目，浮想联翩，流连忘返。

突然想起边防战士，他们身穿绿色军装，手握钢枪，不畏严寒苦，终日戍守边疆，他们多像是一朵朵盛开的梅花啊！我说：“我看到梅花了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妻子不解地说。“在我眼前，在我的心里。”我脉脉含情地望着她，她终于似有所悟，轻轻地在我脸上吻了一下。

那是多么甜美的一个吻啊！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回味着。多日之后，我仍觉得腮边有着梅花的清香。

在糖霜里尝到职业教育的真味

——观《甜蜜蜜》有感

◎黄新兰

最震撼的是群舞《雨夜前行》。没有专业编舞的复杂走位，二十多个学生穿着沾着糖渣的工装，踩着暴风雨的节奏，把“探路→寻路→出路”化成肢体语言。当领舞的姑娘因为雨水溅进眼睛突然流泪时，整个剧场寂静得能听见糖晶体在幕布上凝结的沙声——原来最动人的舞台故事，恰恰是职业教育的真实注脚。

二、糖晶体里照见的职业教育突围

这部剧让我想起在北京看过的某部大制作历史剧：三百万搭台的紫禁城，演员却对着提词器念台词。而在《甜蜜蜜》里，制糖专业的学生们用扳手、锤子变成打击乐器，把实训课的“糖度

测量误差控制”编成了RAP唱段。当舞台突然亮起手机电筒组成的“糖霜银河”，我突然懂了什么叫“职业教育的美学”：它不靠LED屏堆砌科技感，却能用糖渣在地面拼出非遗技艺的基因图谱；它不请明星唱咏叹调，但制糖师生原生态地唱出《甜蜜谣》比任何美声都直击灵魂。

剧中让我破防的细节比比皆是：何欢老师面对学生的放弃，蔗农不再种甘蔗，糖厂一家接一家地倒闭时，她依旧坚守，当舞台剩她一个人的时候，比任何剧本更震撼；

学生演员在谢幕时，大声地唱着；我满怀期盼不停寻找，春

去秋来糖的样子我知道。

甘心煎熬就这庶样很好，甘心煎熬就要庶样的味道。

最后全体演员深深鞠躬的时候，糖香混着汗水扑面而来——这哪是舞台表演？分明是糖业人在教我们如何把日子过成诗！

三、职业教育的甜，是带着茧子的浪漫

走出剧场时，听见两位白发老人讨论：“这剧比春晚小品真实，比《觉醒年代》接地气。”突然想起剧中那句台词：“没有经过重重磨难的甘蔗，是提炼不出世间最纯净的糖……”中国百年戏剧史上，从《茶馆》的一桌两椅到《窝头会馆》的市井烟火，真正动人的永远是“带着伤

疤的浪漫”。

这群师生用糖业人的血肉之躯，在舞台上熬出了一出最甜的戏：没有替身演员，他们自己就是糖厂子弟；没有替身道具，他们拿实训课的糖渣当传家宝。当教育部大奖证书和白糖的清甜同时出现在礼堂后台时，我终于理解何为“双高计划”的深意——职业教育不是培养流水线上的零件，而是锻造能把技术变成信仰的文化传承者。

后记：糖霜里的教育哲学

回家的路上，我反复摩挲节目单上的一行小字：“甘蔗不经过压榨，会甜吗？人生不经历磨难，会有意义吗？”突然意识到，这才是职业教育的终极浪漫：它不追求镁光灯下的完美无瑕，却敢把带着指纹的糖晶体搬上舞台；它不计算文化品牌的ROI，却能让制糖在年轻人手机里裂变传播。或许正如剧中那锅反复煮的糖浆——真正的职业教育，就是要煮出能黏住时代记忆的甜。

（作者为贵港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）

近年来，我加入一个叫“种小说交流群”，在群里看到师友们 们在种小说，有长中短小小说。他们兴高采烈，挥锄（笔）奋力耕种，产出了一车车精神食粮，一粒粒一颗颗饱满（丰）满的，输送到全国各地，甚至有输送到国外的，让消费者大开眼界，大饱肚腹，享受着精神食粮带来的舒适幸福感。

我在这个群里，也学到了不少小说种植技术，也成功种植了一些小说散文。因而去年我获得了县文联、县作协颁发的优秀文学工作者奖状。我将以这作为契机，更加勤力地劳作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，努力耕耘，种出更多质量优秀的精神食粮来。



◎文 / 李万里 图 / 张子晨

过南京梅园新村	观航拍左权将军墓	满庭芳·城西石罅榕平屯罩布衣石玩院落游
二月金陵雪未融，此间春意已深浓。胞民与物争真义，休国忘家奉至忠。沃雪英雄鏖斧壮，挺身虎窟蹈蛟虺。梅园气正前徽美，万古名高胜泰蒿。	巍巍凛烈啸英风，日洒残天记血红。生不惜头拯华夏，死犹怒眼噬倭凶。千叠潭水长挥泪，万古太行共比雄。八十二年如一瞬，阵云又起大洋东。	蔗海春深，蔬田鸟唱，禾方绿吐离离。一园顽石，百彩竞千姿。才睹如眼如立，翻如梦，如饱如饥。神工也！女娲灵物，逝水未些移。
文天祥大都就义741周年，次原韵	立春夜雷雨	乡村访友
公凭天地作纶经，万世尊崇推仰星。勇似高松凌冻雪，耻于大漠转浮萍。践扬仁道兼忠荃，感动鸿儒到白丁。报国魂灵安有死？根弘碧耀海山青。	龙雷隐隐驾千轮，夜雨敲开大地春。耳背初疑村鼓震，心平始感梦乡匀。南山画水浮窗秀，郁水船声逼枕频。小恙方痊知病美，何劳子驥问桃源？	争奇！刚之处，达摩面皴，李广弓疲。知柔意，岂须米拜马依。笑有清风皓月，招同起，把盏敲棋。勾留久，车声复起，握别两依依。
		此间虽古属南荒，地气民风未混茫。地气民风未混茫，四水漂迎贯大脉。群峰环拱护高墙。才多风阙神志忘，情满龙城儿女肠。画里奇珍描不尽，江山依旧旧仙乡。

诗歌，村庄深处的隐痛

◎蒋光迎

一
炊烟四起的村庄，让一首首唐诗热泪盈眶。
草一样卑微的村庄啊！把你最富饶又最贫穷的部分交给了我。

把你弥足珍贵而又轻如尘埃的部分交给了我。
把你最沉重的苍凉，而又最快乐的深情交给了我。
……

听不到麦苗拔节声音的我，伫立在异乡清冷的星空下，早出晚归重复那些细小的动作，在深不可测的午夜，一声声对你杜鹃啼血般的呼喊，在雪白的纸上像花朵一样绽放。

二

半个月亮从村头白杨树林的鸟巢飘出来，照亮了刚刚入睡的村庄，趁着这一地白花花的月光，老父亲默默地把一头山羊牵进了羊圈；转过身后来一阵紧一阵慢的咳嗽声，留守在老村的父亲啊！今夜，飘过长江颤抖的咳嗽，又一次砸痛了我空空荡荡的惦念。

三

在小雪稍停的晌午时分。
一阵十二月的冷风吹来了村庄北边河流的喧嚣，河水没有结冰，隐隐约约地流淌，多像我平淡的乡村生活，以一种固有缓慢的节奏，一点一点消逝在时光的底层。

此刻，几只不知名的鸟儿从南岸飘向了北岸，鸟儿很自然地拍了几下翅膀，就把我冰凉的思绪掠进不远处春的缤纷的苍苍。

四

伸出空空的手，我想抓住什么？我能抓住什么？！

——这村庄枝叶拂动的风。
在不识岁月容颜的日子里，我在村庄的高空思考，在生活的尘土里活着，其间比暗夜还要凄苍的时间啊！惟有诗歌方可抵达宿命的终点……

五

清瘦的诗歌
村庄深处的隐痛。
折磨我今生的一场大病，正以火焰的方式腾升，在一隅四处传唱的民谣里，我开始腾升……

王爱红的诗

◎王爱红

观棋不语	山涧流水
我听见棋子走动的声音 啪，啪，啪—— 一颗完美的棋子像极了，一个人漫步在他乡的街头	山涧的流水很像一道目光走近了才发现淙淙的流水都是行人的脚步 那些踌躇满志的登山者登上山去 不知道是不是舒展了心情 他还必须沿着这条山涧的小溪一路走下来 那些没有走下来的登山者真正的登山者到达高的境界 他就是要看个究竟 这山涧的流水是否来自天上 她莫不是高山的血液 英雄的叹息

鹏山夜雨

◎李东凡

鹏山村那年还没通公路，只有一条羊肠小路在山腰盘旋。村支书张利民是复员军人，四十出头，身材高大，做事雷厉风行。我去村委会报到，院中操场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一位四十出头的干部接待我，身材魁梧，气宇轩昂。我暗付，莫非是张利民？

未等我开口，他微笑着：“你就是驻村干部李勇吧？”我点头：“是。你是张……”我叫张利民，村支书。”他伸手与我相握，“欢迎！”

我笨拙地伸手：“请张书记多多指教。”“不，”他目光坚定，“你是大学生，村里许多事要请你出谋献策。”我忙说：“你经验丰富，群众基础好，该请你指导。”他呵呵笑道：“不敢。”

作为驻村干部，我在首次会上提出将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作为脱贫突破口。驻村日子，我深感百姓不易，乡亲们勤劳朴实、热情善良的品格，给予我力量。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，鹏山村遭遇百年一遇强降雨，山洪咆哮。作为地质灾害高发地，险情严峻。张利民沉着应对，召集村委紧急会部署抢险。会未开完，便接到多起民房倒塌报告。他当即宣布散会，带领村委兵分三路冒雨奔赴现场。

我与张利民赶至一个重灾村落，车未停稳，他手机响起。他神情凝重接完电话，狠狠擦了把脸，下车便冲向一间已倒了—堵墙的房屋，高喊：“有人吗？”倒塌处传出低沉的呼救：“救救我……”

张利民转身欲冲。我担忧二次倒塌，上前拉住他：“张书记，危险！先避避。”他似未听见，用力推开我冲了进去：“救人要紧……”约十分钟后，他抱出一位老大爷，吩咐我运送伤

员，又冲回屋内：“里面好像还有人……”

他奋不顾身的身影震撼了我。风雨中的我无法平静，将运送任务交给另一村委，也冲进危房。“小李，危险！快出去！”张利民见我来，大喊。我回道：“张书记，多—人多份力。危难时刻当逃兵算什么？”他瞪眼看我，忽转向左边另一间倒塌瓦房奔去：“不好，那儿有呼救声……”不料脚下一滑摔倒，手心划破深口，血流如注。他爬起来不及处理，大步跑去……

我循哭声走近，呼救声渐清晰。刚跑至门口，左边砖墙轰然坍塌，粉尘弥漫。“小李，你疯了，立刻出去！”张利民急呼。我顾不得安危，找到角落哭泣的小男孩。所幸男孩仅受惊吓。我刚抱出危房，张利民跑来接过孩子，让负责运送的村委干部送往安置点……

待所有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，已是凌晨两点。张利民反复检查周边无异常后，才转身拖着疲惫步子朝家跑去。我紧随其后，只见他家房子倒塌，断垣残壁。更痛心的是，他见到八十多岁老母亲冰凉遗体时，目瞪口呆，泪如雨下。

妻子痛哭道：“你接到电话赶回来，就算家没了，妈或许还有救……”医生说妈是突发心脏病，没能及时抢救……”张利民一声没吭，泪水盈眶，沉默良久，默默跪在母亲遗体前连磕三个响头：“娘，孩儿来晚了，孩儿不孝……”

夜色下，他花白的头发如枯草般耀眼。高大的背影如雕像屹立，宛若一面旗帜……

雨停了，风仍在呼啸。我回到村委会已凌晨三点多，周围寂静，院中操场上空的五星红旗，猎猎声在夜空中回荡……